



□刘雨涵

作为一档主打跨国文化交流的语言类节目,《非正式会谈》能够做到第6.5季,是件挺神奇的事情。以创新来对抗审美疲劳,是所有“综N代”节目要面临的问题。在创新的基础之上,还能够保持节目的审美调性,更加不是易事。通过出圈、破圈来寻求更大的观众群和关注度,有可能会焕发新机,但也有很大的概率折了口碑。《非正式会谈》坚守自己固有的圈层,也不失为老牌节目的一种生存之道。

《非正式会谈》是一档全球文化相对论节目,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代表嘉宾分享各国文化,围绕社会热点话题和各国风俗文化进行讨论,不同的文化进行着碰撞和融合,最终在求同存异中消除误解和未知。自从2015年开播以来,《非正式会谈》凭借其独特的文化输出视角,共情而又极具讨论度的话题,收获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喜爱。

节目的关键词,一个“会谈”,一个“非正式”。多国代表发言,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、书记官的机制设置,让节目看起来像是一场正式的“世界青年会议”。而听着“歪果仁”说着口音各异的中文,并且梗料、金句频出,又让这场会谈充满了“非正式”的趣味性。

《非正式会谈》之所以将新一季的节目定位为6.5季,一是为弥补第六季因疫情没能录完的遗憾,再就是为节目可以进入一年两季的发展阶段而延续活力。2017年时,《非正式会谈》曾经播出过第3.5季,所以统共算下来,《非正式会谈》已经出了8季节目。这8季节目,在豆瓣上获得了平均9分的超高评价,最新一季节目也有着8.4分的好评。虽然《非正式会谈》一直没有成为出圈的爆款,但是却积累了一批忠实的“爱非”(《非正式会谈》粉丝)持续为节目打call,这样的口碑效应使得《非正式会谈》至今还在如常营业。

最新一季节目的各国代表嘉宾大换血,除了“六朝元老”功必扬、萨沙、唐小强、阿雷四位“老人”坐镇外,竹内亮、顾思达、小白、欧阳森、阿乐五位代表都是新面孔。每期节目还邀请来一位女性代表X-Woman,是节目从未有过的尝试。这让此前一直处在纯男性向讨论视角的《非正式会谈》,与女性群体建立了更多的连接点。

嘉宾们有了变化。萨沙说自己

刚参加《非正式会谈》时才18岁,现在已经23岁了。唐小强一直顶着“商人”的身份标签,现在他拿出了“土耳其总统府投资局中国国家顾问”的新名片而“凡尔赛”了一把。这些曾经的留学生们,逐渐有了更多的社会角色,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深度都在发生着变化。观众们也在改变,当年追着节目一路走来的粉丝们,也逐渐从学生时代开始步入社会,所以节目设置的议题相应地在深度和内涵进行了提升。

比如围绕职场加班的讨论,挪威代表说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加班这回事,认为这不是义务。也有代表将加班视为一种对于白天没有把工作做好的“补偿”行为。作为秘书长的陈铭总结说,年轻人永远有两个选择,一个是嘴上的选择,一个是脚上的选择。嘴上是理想主义的,认为下班时间到了就可以走。而现实情况是每个人都需要活在情景当中。“每天第一个走的人,面对的那些眼光如芒在背,最后织成了一张网把你锁在这,你就迈不开脚了。”网友在弹幕中说,“人间真实了”。

再比如在社交APP上找对象靠不靠谱的话题,有人认为对于“社恐”的人来说,隔着屏幕交友会更顺畅。有人觉得APP有着网络滤镜,不够真实。有人担心爱情数据化的问题。有人认为这是社会变化的必然,“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在手机上做,为什么约会找对象不可以呢?”

各国的奇闻轶事依旧是节目的的一大有趣谈资。来自日本的女嘉宾柚子说,日本人也同样热衷于磕CP,比如前段时间新垣结衣和星野源结婚,就有日本的IT公司放假了,因为很多人伤心到没法上班。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女学霸白若汐说,“牛津”在他们学校是不能提的,而要用“那个学校”来代称。有代表介绍说,墨西哥虽然是辣椒的原产地,但是当地人却不吃辣,辣椒曾经作为战争中攻击的武器,现在用来惩罚“熊孩子”。

《非正式会谈》曾经被称为“最穷节目组”,“穷穿地心”也成为节目组自黑的梗。地铁卡曾经被当成是节目奖品,会大左说之所以出现3.5季节目,因为“只是换了地板和黑板,所以没脸叫第4季”。节目的主席团也多年未涨价,据说杨迪在大火之后,只拿着自己市价的十分之一的劳务费录节目。“爱非”们也吐槽《非正式会谈》是档“三无综艺”——没有流量、没有明星、没有冠名。

虽然长久以来《非正式会谈》都是一档不温不火的“非现象级”综艺,但是节目粉们却一直为它衷心守候,甚至自发艾特品牌方为节目寻找赞助商。节目制片人余晴曾说,“如果从粉丝讨论的热烈程度和粉丝对节目的喜爱程度、维护的热情来说,我们不比别的节目差。只要粉丝在,我们就会一直在。”最新一季的节目一出,就有观众抱怨说第一期节目代表镜头太少,主持团出镜太多。《非正式会谈》节目组立马在第一时间发布长文做出回应,并在官博主动上架意见邮箱虚心采纳粉丝建议,到了第二期节目就有了明显的改善。节目和观众之间的这种高黏度、强互动,可以算是一种难得的“鱼水之情”了。

《非正式会谈》让人联想到另一档语言类节目《奇葩说》,同样是设置议题辩论,同样是面向年轻观众群,同样是密集的观点输出,同样是高寿的“综N代”节目。如果说《奇葩说》是辩论的竞技场,那么《非正式会谈》更像是聊天的茶话会。它没有《奇葩说》的竞技性和火药味,没有风格鲜明的辩手,而是松散的交流,温和的碰撞。《非正式会谈》也许很难大红大紫,也难以突破圈层壁垒,但是它却为自身营建了坚固的城池营垒,在变幻莫测的综艺浪潮中笑看风云。

□李睿

作为夏日限定,今年暑期档也少不了青春片的身影,《燃野少年的天空》《二哥来了怎么办》率先上映,口碑却不能让人满意。说起来,这两部影片的制作团队都曾打造出口碑叫好的同类型青春片,新作的评价却让人好奇地走进影院,迷惑地从影院出来。

由张一白、韩琰执导,里则林编剧,彭昱畅主演的青春剧集《风犬少年的天空》播出时颇受好评,同一主创团队打造的电影《燃野少年的天空》早就积累了一拨粉丝,电影在上映前被宣传称“一部超快乐的青春歌舞片”,著名音乐人张亚东和日本著名编舞师akane负责片中的歌舞部分制作,强大的创作班底让观众十分期待。影片的故事很简单,讲述了一群废材学生想要通过一场舞蹈大赛实现逆袭,不留青春遗憾,顺便还收获了友情、爱情、亲情等。作为一部歌舞片,故事情节简单尚可理解,但《燃野少年的天空》令人无法共情的地方太多了,其中歌舞部分和剧情的割裂是最大的问题,《燃野少年的天空》与观众期待的“燃野”相差甚远。

影片开篇交待了女主小黄从小苦练跳舞,一直想加入学校的舞队,但因身材矮小处处遭到拒绝和排挤,开学时在操场的团体舞上,小黄因为破坏队形捣乱被处分。男主老狗是转学而来的复读生,拖着行李故意跑到女校的操场上看女孩们跳舞,被队形外乱舞的小黄吸引,两个陌生的少男少女在偌大的操场上,在上百人的注视下,竟然隔空对舞起来……狂舞的小黄至少铺垫了人物前情,老狗就莫名其妙了,两人这一段尬舞堪比电视剧《紫禁之巅》中那段“你们不要再打了啦”的著名表情包。

还有,阳光中学门口,原本互相瞧不起的女校舞蹈队与“风中杂草队”,没有任何原因和故事情节推动,就匪夷所思地在大雨中舞到了一起,完成了一次“和解”;摩天轮上,男女主二人表明心意开始合唱,似乎是青春爱情的萌动,但是歌词跟情节完全不搭边儿。

对比同类型青春歌舞片《歌舞青春》,国产经典歌舞片《如果·爱》以及著名歌舞片《爱乐之城》可以发现,这些成功的影片中,歌舞每一次出现都在恰到好处地推动剧情的发展,或者暗示着主角们的心理变化,做到歌舞与故事自然而然的无缝衔接。《燃野少年的天空》中只有两个片段看着舒服——一个是中秋

之夜,小黄在天台上因思念母亲在月下流泪独舞,令人动容;另一个是舞队成立后,为了补习功课将课本知识点与歌舞结合,合理又有趣。

刻板的矛盾、脸谱化的角色以及单薄的人物关系,也是这部片的突出问题。女主小黄只是因为家里卖咸鱼几乎被全校同学孤立,为了突出这种人物关系,不管女主小黄干什么都会被嘲笑嫌弃,被指指点点,而且同学们的排挤方式只有口号化的嘲讽“海的女儿”;老狗与室友只在宿舍碰过一次面,就能换来室友共同罚站的情谊;老狗和舍友们都很“中二”,喊着口号画着文身,说的每一句台词非要“戴个高帽子”以表现出青春的燃情,但落在银幕上只有空洞无意义的“二”;两个学校的校长分别由刘敏涛和乔杉饰演,一个拿着大喇叭演得像动画片里的人物,另一个故意搞笑,把校长演成了“乔杉本杉”。总的来说,《燃野少年的天空》歌舞部分像一个MV大合集,故事部分则像儿童剧,够简单、够直白,但实在是没有宣传中所传达的“活泼热烈的青春”,也难以引起观众共情。

同期上映的另一部青春片《二哥来了怎么办》也犯了“脸谱化严重”的问题,故事讲述了两个离异家庭重组,亲兄妹逐渐接受外来二哥的亲情故事。大学生大哥以爱玩展示“单纯善良”人设,二哥天天被欺负但是毫无反抗,也没有心理活动来反映内心,小妹喜欢大吵大嚷十分暴躁,兄妹三人都在18岁左右,天天鸡飞狗跳不说,聚在一起竟然爱玩“假扮海盗对打”这类小朋友才玩的游戏,“和解”部分是一家人在烟雾报警器被误触之后,在水下跳舞……对比前作《快把我哥带走》,导演郑芬芬用情感片的模式将青春片拍得细腻感人,生硬的《二哥来了怎么办》实在无法令观众满意。

青春片是经久不衰的影视题材,近年来,青春片早已从早年间的狗血疼痛抽离出来,有聚焦校园霸凌的《少年的你》《悲伤逆流成河》,关注女孩成长的《过春天》《狗十三》,讲述校园爱情的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《我的少女时代》;剧集方面也表现良好,聚焦亲情教育的《小别离》《小欢喜》,聚焦青春爱情的《最好的我们》《你好旧时光》《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》等。从今年暑期档热映的两部青春片来看,这类题材似乎遇到了瓶颈迷了路。无论是何种类型、聚焦哪个社会议题,能够让观众理解,引起共情共鸣的电影才算合格。

## 迷路的青春片

